

世界文学中的一个人类主题

青春的悲剧

崔子恩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作者简介

崔子恩，男，1958年8月13日出生于哈尔滨市。高中毕业后，做过下乡知青，1977级大学本科学士，大学助教。1984年8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1987年7月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编剧专业讲师。

读中学时发表文章，至今已发表文学论文30余篇，诗歌多首，广播剧多集。另著有《李渔小说论稿》和《艺术家的宇宙》二书。

青春的悲剧

崔子恩 著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豆腐池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8.75 字数175千 插图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ISBN7—80037—179—4/1·29 定价：2.75元

引 言

假如青春不是这样
悄然而逝嘎然而止

目 录

冰帆船.....	(1)
----------	-------

——自序

引言 假如青春不是这样悄然而逝嘎然而止

一、眼泪的国度美丽而凄怆.....	(13)
-------------------	--------

——青春、悲剧与文学

A、星星熄灭于荒漠 荒漠更荒凉	(19)
-----------------------	--------

——人性的、心灵性的悲剧

B、难寻落花 难寻落花	(26)
-------------------	--------

——不易觉察的美及文学的发现

C、迫近而遥远的呼唤	(32)
------------------	--------

——唤醒社会与唤醒青春自身

D、打湿灵魂	(41)
--------------	--------

——悲剧的意义及其作用途径

二、蔷薇处处开.....	(47)
--------------	--------

——生活中和文学中的青春品格

A、月光如水 水如天.....	(52)
-----------------	--------

——以艺术品自视和许人

B、盛产阳光的地方	(58)
-----------------	--------

——饱满的爱

C、如此火红而辉煌	(64)
-----------------	--------

——充沛的热情与强健的生命力量

D、世纪雕塑家	(70)
---------------	--------

- 创造的渴望、创造的才力
- E、桃源虽杳梦无尽 (76)
- 为理想和未来而生
- F、远慰风雨夕 (82)
- 多情与善感
- G、一切永远的泉水 (87)
- 纯洁的要旨
- 三、唱着歌儿咀嚼禁果** (93)
- 人的天性对青春的提高与损毁
- A、流水绵长洪水猛 (98)
- 性的提高与贬损
- B、皮囊有无间 (108)
- 物的动力与物欲过剩
- C、依今葬花人笑痴 (115)
- 岁月的无情与多情
- D、杨柳岸晓风残月 (122)
- 痛苦的升华与无力痛苦
- E、火光一样沉郁又高扬 (129)
- 幻想与悲剧意识
- 四、舞台，太过辽远** (135)
- 青春的悲剧的社会原因
- A、炮火洗劫 炮火洗劫 (141)
- 战争之魔爪
- B、金色的污染 (150)
- 金钱之冰冷
- C、高脚杯倒玉液倾 (160)
- 等级之荒谬

D、皇帝的新装	(168)
——虚名之欺骗	
E、盘古未开天地	(176)
——愚蛮之无理	
F、尘封尘闭尘锁	(183)
——世风之腐败	
五、断续牧笛断续风	(191)
——青春搏斗于磨难之中	
A、拦劫进行曲	(196)
——独立不羁与陈规旧习	
B、无边落木萧萧下	(203)
——不屈服于自然生命的伟力	
C、梅雨秋雨 秋雨梅雨	(210)
——不畏惧忧愁苦闷	
D、风掣红旗冻不翻	(216)
——寻找永恒	
六、终须含恨哭青春	(223)
——无边的悲剧	
A、一个是水中月 一个是镜中花	(229)
——爱情的悲剧	
B、风又飘飘 雨又潇潇	(236)
——友谊的悲剧	
C、何意百炼钢	(243)
——事业和才华的悲剧	
D、黑夜，伸手不见五指	(249)
——理想的悲剧	
结语 洁白的纪念碑	(255)

山远 水远 人远……………(261)

——跋

附录 本书引文所用书目……………(266)

自序

冰帆船

我要送给你的，是一艘地地道道的冰帆船。它不会航行。可贵的是，它总是张着满帆。夜晚，它透明的风帆上会亮起几盏粉红色和桔黄色的小灯，看上去挺欢乐，挺美。白昼，它却只是冰的雕塑，泪的化身。

那一年冬天，我还是一个文静的顽童，爸爸率领我和姐姐，用锥形水桶冻成一块大冰坨，让它坐在雪地上，再用小凿子把冰坨腰部靠下的部分挖去，留下窄窄的船舷，窄窄的甲板。圆尖尖的“帆”，象童话里奖给诚实孩子的白色糖塔儿，长长的，白白的，探向飘雪的昊天。

我和姐姐把小小的脚，踏上窄窄的甲板，双手死死抱定圆尖尖的“帆”，口里象车把式赶马车那样吆喝着：“驾！驾！”

在雪地上，船没有走，我们却觉得航行了几万光年。

春天要来了，冰帆船一天比一天疲弱，一天比一天衰老，皮肤上竟现出了密密麻麻的小洞洞。我真为它难过。

有一天，它悄然远航去了。不见了帆，不见了船，只有一汪清清的水在它停泊过的黑土地上，向我诉说离情。

如今，我还象个天真的孩童，执着地造起了一艘新的冰帆船——用欢乐与忧伤、感情与思想、探寻与彻悟的泪水。

没想到，我竟会送你这样一艘不伦不类的船，不能载你飘洋过海，不能给你笑语欢颜。

没想到，对你的爱慕和思恋，为你的担忧和祝福，给你的叮咛和期冀，竟化作泪，落满帆，落满船。

请原谅，它不会航行，只会向往星海云天。

1987年3月16日

生命是一个黑洞洞的谜。人生宛若四季，在一长串永诀的歌声里，踏进秋天金黄色的悲凉。尽头处，是宁寂、静谧的雪原。白茫茫，杳无涯际。文学在这雪野上跋涉，并留下深深的足印。

生活之树常绿，人类的田野永远葱茏，这是人的信念，也是人的希冀。它的基石，是人的青春长在。这块基石存在与否，只有未来透明的手，才会在透明的宇宙间，写成透明的答案。而文学家，似乎并不关心这答案有无，他们只有对青春的热爱和信念。

我们这个星球上明白可见的，是个体青春的无情流谢。生命的规律不可改写。地球村的村民，一代又一代地英姿英发，光彩可鉴美神爱神，又一代一代地霜雪了秀鬓，苍老了玉体红颜。人类的文化，却在万象流逝中悄悄形成。

一生就是一回长长的旅行。

一生就是一次长长的谢幕。

一生就是一个长长的吻别。

岁月不可挽留。生命的规律不可改写。生物性的青春，

在人生的中途就必定耗尽五彩。“凡是神给的东西，很快就会被他们拿走。”包括美丽而痛苦的生命。包括轻灵剔透的青春年华。

“平凡的山花凋谢了，它们还会重新开放。金莲花到来年六月又会和现在一样金光灿灿。一个月之内，铁线莲上又会长出紫色的小星星，它的叶片年复一年象绿色的夜空衬托着紫色的星星。但我们决不可能返老还童。二十岁时欢快地跳动着的脉搏会逐渐缓慢下来。我们会变得四肢无力、感觉迟钝。我们将退化成可憎的木偶，脑子里萦绕着那些我们十分害怕的欲望和没有勇气屈从的美妙的诱惑。”（王尔德《道连的画像》）

是的，青春岁月一去不复返。青春的活力远离肉体之时，就等于宣告了死神的近临。然而，二百年前，在巴黎的郊外，老病交并的卢梭用心灵歌唱着只有年轻人才有底气唱响的人生咏叹。无论他在生活中受到怎样的误解，他的时代给予他怎样的压迫，他的心智仍是那般健旺，他寻求并坚守真理的勇气仍象年轻时一样。衰老的卢梭还在说：“我作了一番大概从无先例的最热情、最真诚的探寻之后，我决定在我的一生中选择感情这个东西。”“由于我在各方面遇到了解不透的隐秘和解决不了的异议，我便把感情运用于每一个问题，它似乎是最直接、最可靠的东西。”（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年华的流逝，躯体的老迈，对世间的绝望，只身独处的现实，都未能打消他对感情的信任和执着。

在卢梭的心底，我们找不到青春已逝的迹象。他的心灵，留驻了青春，留驻了人的肉体所无力长亲的青春。

原来，人的一生，也可以是一次长长的青春，是一次长长的、甚至永无终结的心灵的青春。“神”所能拿走的，只能是他所能给予的。

“一切中最丰富的东西是精神”。(马克思语)灵智的精华一旦注入青春之中,人的青春就会以远较生物性青春久长的形式存在下去。这种形式,便是人的心灵。

青春已不仅仅是人的自然生命上的一个段落,而且是人的精神生命的一个焦点。人的青春,是包涵着生物性的内容但以人性为主的青春。

物质生命的年轮,会飞奔着把青春甩得无影无踪。心灵则会格外珍重地把青春保存在它的中心,不仅不让外物损害,而且用纯净的乳汁滋补,使青春同它的年轮一起丰富、长高。

物性的青春可视为“神赐”,神随时都可能用疾病、衰老把它收回。人性的青春是心灵所养育,自然之神无力把它从人的心中夺走。死亡回收的只能是人的肉体。精神的香味树一旦长成,就会落下无数颗种子,把人性的香气永远弥散在人的大地上。

人生宛若四季,在一长串永诀的歌声里,把心灵的种子埋进白皑皑的雪野。肉眼看去,人生只在雪野上留下几粒很快就会被新的雪粉湮没的脚印,除此之外,空无所有。但种子既已埋下,未来总会开出它的鲜花。

“我相信人类精神是不朽的,它就象太阳,用肉眼来看,它象是落下去了,而实际上它永远不落,永远不停地照耀着。”(《歌德谈话录》)当青春浸透了灵智的光辉,当青春渗透于人类的精神,它就会如日日常新,永不黯淡,永不泯灭。

不是一切大树
都被暴风折断;

不是一切种子
 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不是一切真情
 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不是一切梦想
 都甘愿被折掉翅膀。

.....

不是一切火焰，
 都只燃烧自己
 而不把别人照亮；
不是一切星星，
 都仅指示黑夜
 而不报告曙光；
不是一切歌声，
 都掠过耳旁
 而不留在心上。

.....

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
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
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
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
不是一切心灵
 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
不是一切后果

都是眼泪血印，而不展现欢容。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
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

（舒婷《这也是一切》）

是的，不是一切青春都会消逝净尽，不是一切青春都会枯黄、萎缩、衰亡。曹雪芹、尼采、赫尔曼·黑塞、杰克·伦敦、列夫·托尔斯泰、鲁迅、卢梭，他们的肉体都远离我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但他们的精神，他们所创造的文学灵界，并没有死神落脚的地方。他们的青春依然行进在人类健康有力的队伍里，他们的人性青春超越了他们的生命，走进现在，并将步入未来。人类的文化和精神，因了他们而得以丰富。

“你苍老了，但你的历史的美并没有逝去，你的现实的美也没有逝去。”（刘再复《慈母颂》）能够苍老的，只是年华，只是躯壳。心灵的光彩，人性的青春，犹如慈母的爱，具有永恒的美丽。

但是，青春的土地上并不是没有悲剧的愁云惨雾，永恒的美也不可能全然摆脱毁灭的危险。心灵在该丰富的时候，仍混沌未开，荡然无物；人性被物性或兽性所挤压、所践踏、所替代；纯洁的灵魂受到世尘的污染；天使般的歌喉只能在黑暗中喟叹……

青春常常悄然而逝，嘎然而止！

青春每时每刻都面临着自然、社会和自我个性的挑战，面临着一关又一关的考试。甚至，在青春胜利前行的当口，当青春通过一次次考试的时候，无情的灾难也会猝不及防地把青春打倒！

假如青春不是那般纯洁，那般富涵爱的情愫；假如青春

不那么以可爱的目光把世界和自我艺术化，不是那么热情蓬勃；假如青春不是那样雄心远大，充满了创造的饥渴和力量，不是那样多彩多姿，诗意盎然，理想丰盈……假如青春不是如此娇贵，如此辉煌灿烂，悲剧的帷幕也许就不会太过血红，太过沉重！

战争的炮火，金钱的污染，等级的野蛮，愚昧的厚尘，世风的虚伪，伦理道德的陈旧，无情而饥饿地等待在青春的路旁，一个个各怀吞噬的绝伎。在春风澹荡的绿荫花丛之中，在青春的额头上天使般光辉的映照之下，它们的獠牙显得格外残酷，格外可憎可恨可怕。

多情的青春在无情的岁月的流逝中，会不会注满了忧伤？性的成熟会不会在提高了青春的层次之后，占据了太大的空间而窒闷了青春的灵气？物欲在推动青春的创造才力的同时，会不会因为过剩而把人性扼杀？痛苦的冷意会使青春清醒而理智，但会不会由冷转寒，夺走青春心灵中的温暖？青春的笑声对悲剧意识的拒绝，青春的泪水对悲剧的敏感，会不会酿成使人沉醉不醒的苦酒？

“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折断”，但也不是一切大树，都没有被暴风折断的可能。青春在与悲剧的摔摔打打中变得更坚强有力。然而，以良善抗卑劣，以真率战虚伪，以美好抵丑恶，以热情对冷漠，以爱去敌不爱，这样的扭打，这样的战争，青春的旗帜一定能插上胜利的山峰吗？

爱情的悲剧的泪水，湿透过多少个林黛玉、多少个贾宝玉的生命。多少人找不到人生的知己，在缺少友谊或友谊遭毁的孤寂中，落寞地生存又消亡。“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建功立业的志士仁人，常常壮志难酬。青春的价值并不能全部兑现，甚而至于浪掷净尽。理想的境界，在现实的

土地上总是近乎梦幻，世俗的劲风不停地袭击它粉红色的窗棂，要以污浊的俗气取代理想的圣洁。

八面来风之中，闪电霹雳之下，无数棵美丽娇娆的青春夭折了。

悲剧无可挽回。

悲剧在不断重演。

曹雪芹、雷马克、左拉、托尔斯泰、黑塞、巴尔扎克、鲁迅、巴金等作家，不愿再看到青春悲剧的重演。他们饱蘸着血泪，写出了《红楼梦》《西线无战事》《娜娜》等一系列作品，为青春，为青春的悲剧，唱起了一曲曲深情的赞歌和一曲曲回肠荡气的挽歌。

倘若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把珍惜人性、珍惜青春作为重要使命；倘若每一个人都注意克服天性中的贪欲、懒惰、放任，都辛勤地培育自身的灵智，让灵智统帅一切物欲、性欲，而不被与生俱来的痛苦、烦恼、忧虑、劳顿所压垮；倘若心灵在该完善的时候得到完善；倘若完善的心灵受到爱惜和保护；倘若世界上人人都自爱心中的青春；倘若人们能无条件地互相爱怜，细细培植，精心护持人性的花蕾；倘若每个人都真切地理解并看重心灵的文明……那么，青春就不会这么悄然而逝、嘎然而止了。

无情而粗心大意的历史，只知滔滔滚滚地在时间的河道中奔流。粗糙的时代和社会，领会不了青春深情的目光，常常大手大脚地花费掉它思想和热情的储蓄，浪掷了青春，而走向没落，走向死亡。

致力研究宇宙、自然、生命而忽视自我认识的哲人，“研究人性是为了高谈阔论”，“却从不启迪自己的内心”（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他们往往沉溺于玄

思高想，无暇或不屑于关注青春。有些艺术家因为过于关心把人们“从日常存在中解脱出来”，而很少去表现青春的悲剧这一“世俗”的主题。

文学家们，在生活悲剧的紫红色大幕前，一边流着泪，一边写下了他们内心所感受到的创痛。他们多么希望用作品中的青春的悲剧，剷除生活中的青春悲剧！他们多么渴望这样的作品能唤醒社会“疗救的注意”（鲁迅语），也唤醒人们对自身的天性和后天文明的警觉，“达到人类的改善”

（弗希特《论学者的使命》）。尽管他们对人类的前途，有的信心满怀，有的不免悲观和怀疑。

“优秀的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人间的痛苦有一种特别的敏感，他们好象天生有一种特殊的神经，能够敏锐地感受天下细微的忧思，就象母亲天生地能够感受儿子心中的一切很小的哀伤，任何人世间的痛苦，那怕几乎微不足道的痛苦，都会使他们不安、悲叹，甚至哭泣。他们往往比身受痛苦的人还要痛苦。而这正是作家最深邃的灵性，与世界之心、人类之心相通的灵性。”（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优秀的读者，也会具有与作家之心、世界之心、人类之心相通的感悟青春、感悟青春的悲剧的灵性吧？能够深切体会作家的不安、悲叹或哭泣的读者，也一定会发现平时生活中不以为意的带毒事物对人类的损害。文学世界中的悲剧的启迪，或许会淡化甚或减少生活中的类似的悲剧吧？

走吧，
落叶吹进深谷，
歌声却没有归宿。

走吧，